

第十一章
1909—1929

乔伊斯传

[美]理查德·艾尔曼 著

金隄 李汉林 王振平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09—1929

JAMES JOYCE

乔伊斯传

10283 /
金 隘 李汉林 王振平 译
1728.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目录 ▶

译序/金隈 001

第一部 都柏林

第 1 章：引言	003
第 2 章：乔伊斯的家世	011
第 3 章：1882—1894	030
第 4 章：1894—1898	059
第 5 章：1898—1900	082
第 6 章：1900—1902	110
第 7 章：1902	147
第 8 章：1902—1903	166
第 9 章：1903—1904	194
第 10 章：1904	215

第二部 普拉 罗马的里雅斯特

第 11 章：1904—1905	277
第 12 章：1905	296
第 13 章：1905—1906	325
第 14 章：1906—1907	343

第 15 章：《死者》的背景	374
第 16 章：1907—1909	391
第 17 章：1909	425
第 18 章：想象力的成熟	451
第 19 章：1909—1911	463
第 20 章：1912	490
第 21 章：1913—1914	524
第 22 章：《尤利西斯》的背景	556
第 23 章：1914—1915	594

第三部 苏黎世

第 24 章：1915—1916	607
第 25 章：1916—1918	635
第 26 章：1918	669
第 27 章：1918—1919	698
第 28 章：1919—1920	728

第四部 巴黎

第 29 章：1920	751
第 30 章：1921—1922	773
第 31 章：1922—1923	816
第 32 章：1923—1926	856

第 33 章：1926—1929	890
第 34 章：1929—1932	945
第 35 章：1932—1935	1002
第 36 章：1936—1939	1061

第五部 回苏黎世

▼

第 37 章：1939—1941	1111
尾注	1145
译名对照表	1249

第 17 章：1909

像加布里埃尔·康罗伊一样，乔伊斯现在就要作西去之旅了，也就是默认自己并未忘本。他答应娜拉要带乔治去戈尔韦看望她的家人；在都柏林，他打算会会所有那些在生活中与他接触过的人，彼此还要比一比；他可不想被他们比下去。他还有两个实用性的打算：一是如有可能就与蒙塞尔公司签订《都柏林人》的合同，二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他原来的大学谋到一个教授的职位。母校正在改组为国立大学，不叫皇家大学了。他内心很激动，但并不乐观；除了需要回去一趟这一点以外，对与爱尔兰有关的一切，他的心情都是复杂的。

邮轮载着他与乔治从霍利黑德出发，穿越爱尔兰海，于 7 月 29 日到达国王镇码头。碰巧，如今已是外科医生的奥利弗·戈加蒂正在等待乘坐同一条船的某个人。乔伊斯躲过了他的目光，可是发现戈加蒂身体发胖了。¹他与乔治来到封特诺伊街 44 号的乔伊斯家陋宅，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然而家里人感到有些惊讶。“斯坦尼在哪儿？”他们都问。²约翰·乔

伊斯见到了孙子欣喜不已，口口声声劝乔伊斯离开的里雅斯特，换个不那么遥远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乔伊斯有些忧郁。约瑟芬舅母对他说他已“全然丧失了孩子气”，而他妹妹艾琳比较会奉承，说他“看上去很像外国人”。有一点大家看法一致：他很瘦。³

看到了儿子和孙子，约翰·乔伊斯重新考虑了当年对儿子出走的反对。他带着詹姆斯到乡间去散步，两个人在一家乡村旅店内喝了一杯。墙角有一架钢琴；约翰·乔伊斯在琴旁坐了下来，什么话也没说就唱起来了。“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他问詹姆斯。詹姆斯回答说：“当然知道，那是《迷路的女人》中阿尔弗雷多的父亲唱的咏叹调。”^①约翰·乔伊斯再也没有说什么，可他儿子心里明白父子关系已经和解。⁴

乔伊斯很快就找到了文森特·科斯格雷夫，科斯格雷夫认为他（如乔伊斯在信中对斯坦尼斯劳斯所言）“健康状况非常好”。⁵科斯格雷夫立即通知戈加蒂说乔伊斯回都柏林了，7月29日，戈加蒂送来一张字条，以几近哀求的方式邀请他共进午餐：“如果可能或愿意的话，你一定要来，我愉快地期待着和你相见。有许多事情要和你讨论，还有一两样让你散心的安排。你还没有把诗歌海洋的全部深度都探明。有个诗人叫布罗德里克，关于他的事见面再谈。”⁶他派人开着他的汽车送来这张字条，并请乔伊斯立即晤谈。乔伊斯要么不在家，要么找借口推托，因为他和戈加蒂是在梅里翁广场偶然相遇才初次见面的。很久以前，戈加蒂威胁着要引他喝酒以挫败他的朝气，又把他赶出塔楼，他觉得这些行为都体现了戈加蒂残忍的、心怀敌意的本性，他现在仍然认为如此。因此，他

① 这首咏叹调是杰蒙特（Germont）在发现儿子的情人维奥莱塔（Violetta）快要死去的时候唱给他儿子听的：“别再折磨我……我的灵魂也将被懊悔吞没。她的言辞像闪电一样向我冲击。啊，愚蠢的老头啊！我现在才明白我所造成的伤害。”

虽然几年来与戈加蒂有些书信往来，这次还是没有说话就过去了。⁷

戈加蒂追上去，抓住了他的胳膊与他谈话；他对斯坦尼斯劳斯说，戈加蒂的话又长又混乱。戈加蒂用医生的目光打量着乔伊斯说：“天哪！老兄，你有肺痨。”他执意要乔伊斯来到他那幢坐落在伊利大街的豪宅。“他把我弄进去，”乔伊斯写信给弟弟说，“并且谈个没完没了。”⁸乔伊斯走到凸窗前，望着窗外漂亮的花园。“这就是你的报复吗？”他问。“报复什么？”戈加蒂迷惑不解地问。“当然是公众。”⁹这句话的含义是：戈加蒂已装作接受了他曾经不屑一顾并强烈反对的社会习俗。^①然而戈加蒂仍继续努力争取乔伊斯的谅解。“他邀请我坐他的汽车去恩尼斯克里和他们夫妇一起共进午餐。我拒绝了。我很冷静、很清醒。”保持这种清醒的目的无疑是想提醒戈加蒂：乔伊斯的朝气没有被挫败。“他给我上格罗格酒、果酒、咖啡和茶，可我一点不沾。”乔伊斯不肯让步，“对所有这一切，我只说：‘你享受你的生活，让我过我的日子。’”¹⁰

戈加蒂之所以对乔伊斯这么好，原因之一是他不放心乔伊斯会在作品中把他描写成什么样的人。“他怕我的艺术的锋刃，正如我怕他的。”乔伊斯后来在笔记中写道，¹¹并且把这话写进了《尤利西斯》。^②爱尔兰古代的诗人们往往以要写讽刺诗来威胁那些得罪过他们的人，弄得人心惶惶；如今乔伊斯也冷静地宣称要把碉楼那段事写成文字，使得戈加蒂有些恐慌。最后，戈加蒂“红着脸”（乔伊斯注意到了）说：“那么，你真的要我进地狱受惩罚？”乔伊斯回答说：“我对你没有恶意。我相信你具有某些善良的品质。六年前的你我都已经死亡。不过我必须如实地写下

① 在《流亡者》(Exiles, 555/389) 中，理查德回忆到他与罗伯特曾经打算把他们的住处建成“新生活之家”。

② (译注)：见《尤》人文版第8/9页，九歌版第53页。

我的感觉。”戈加蒂答道：“只要是文学作品，那我就根本不在乎你会怎么说。”“你真是这个意思？”乔伊斯问。他说：“我真是这个意思。老天作证。现在你至少可以和我握握手吧！”乔伊斯说：“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可以握手。”然后就走了。根据乔伊斯在给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对这次会面所做的详细描述，不难看出，乔伊斯是把这次会面当成一个白日梦的终于实现来细加玩味的：他这个高尚、冷静、不可触犯的英雄挫败了他那低声下气的敌手。

在都柏林大街上走路，就会“无可避免地”^① 碰到朋友和仇敌。果然，乔伊斯碰到了弗朗西斯和汉纳·希伊·斯凯芬顿夫妇。斯凯芬顿愿意保持友好关系，似乎忘记了 1904 年 10 月他自己拒绝为友的那段事儿，可是乔伊斯没有忘记。他说乔伊斯“有些冷漠”，¹² 不过汉纳说他一点儿没变。乔伊斯对他们俩采用一种老债户遇到老债主的冷淡态度，接着就回绝了他们要他一起吃饭的邀请。同样不期而遇，他又碰到了乔治·拉塞尔和 W. K. 马吉（埃格林顿），他们俩都“很友好”。拉塞尔说他像个“企业家”，而埃格林顿发现他有“传教士的”风度。乔伊斯去看了柯伦，说发现他无意友好。¹³ 伯恩到威克洛去了，可是接到乔伊斯的字条后就回到了都柏林；他们在一起开心地度过了一个下午，乔伊斯还骄傲地带来了乔治，地点在埃克尔斯街 7 号¹⁴ 伯恩的住所，这个地方在《尤利西斯》中就成了布卢姆的家。有一个朋友乔伊斯一开始没见到，那就是托马斯·凯特尔，他不在都柏林，不过他答应回来看他。得知凯特尔将于 9 月 8 日与玛丽·希伊结婚，乔伊斯高兴得不得了：一个是他主要的

① 在《尤利西斯》中，布卢姆尽量避免碰到鲍伊岚，但整天老是“无可避免地”（乔伊斯最喜欢用的词）碰到他。

爱尔兰评论家，一个是他少年时代的暗恋情人，真是珠联璧合。

他还与蒙塞尔公司的乔治·罗伯茨展开了谈判。他请罗伯茨喝了一次酒，而他自己由于正在戒一次酒只喝矿泉水。罗伯茨感到恼火，因为乔伊斯与他很熟，应该通过他根本不认识的霍恩与公司取得联系，不过他的态度渐渐地有所缓和。¹⁵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罗伯茨和霍恩下周与乔伊斯见面，并就《都柏林人》拿出确定性的意见。

乔伊斯回来的头一周就是这样会见亲友，还是够愉快的。由于谣传他有不道德行为，偶尔也有人对他不理不睬，不过他也向他们狠狠地投以蔑视的目光，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他常和科斯格雷夫在一起，因为科斯格雷夫已经彻底游手好闲，只要乔伊斯有空，他就有空。他虽然像往常一样聪明，但在漫无目的的生活中越陷越深。乔伊斯对科斯格雷夫只有一点小小的不满，那就是在 1904 年 6 月 24 日，在斯蒂芬草地的混战中背弃了他，他没有意识到科斯格雷夫对他却有多重积怨。归根结底，乔伊斯得到了娜拉而科斯格雷夫没有得到；乔伊斯不顾他的多次抗议，最终还是用“林奇”（Lynch）这个讨厌的名字把他写进了作品；乔伊斯总算在的里雅斯特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或者说表面如此：有太太、有儿子、有工作，而科斯格雷夫一事无成。乔伊斯的举止比以往更加正统，也许还有点自鸣得意，这一点也很可能激怒了他，使他产生了要捅破它的想法。8 月 6 日下午，他真的这样做了。¹⁶

他们的话题谈到了娜拉。科斯格雷夫提醒乔伊斯，当年娜拉总是每隔一天晚上才能外出活动，因为，按她自己的说法，每隔一天晚上她都得在饭店上班。乔伊斯当时信以为真。可是实际上——科斯格雷夫现在可以对他说——那些晚上她并没有在饭店里待着，而是在另一个人——他自己——的陪伴下黑夜到河边散步去了。乔伊斯听后深感震惊。故事

本身不合逻辑，他知道娜拉清白无瑕、忠贞不贰，可是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起作用，他只想到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她对他不忠。科斯格雷夫打击了乔伊斯的傲慢，其深刻影响是科斯格雷夫始料未及的。此次都柏林之行使乔伊斯对源远流长的背信弃义行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有一种到处可以发现背信弃义行为的思想准备。他后来在《流亡者》中令其主人公理查德对那个被认为是他的至交的人说：“在我卑贱的心灵深处，我渴望被你和她两个人背叛……我对那种可耻情况有强烈的渴望，渴望永远蒙受爱情爱与性爱方面的耻辱，渴望永远充当一个不体面的家伙，然后在其耻辱的废墟上再造我的灵魂。”¹⁷然而，必须说明的是：乔伊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理查德的内心渴望有同感，但对娜拉可能不忠这一点仍然大为震惊。

不到一个小时，他就给娜拉写了一封饱含指责和忧伤的信：

封特诺伊街 44 号

娜拉，我不去戈尔韦了，乔治也不去。

我打算放弃我来这里办理的事情，我原希望此事会改善我的处境。

关于我自己的事我已对你坦诚相见、无所不言。而你对我却不是这样。

我常常在梅里翁广场的角落与你幽会，与你一起散步，在黑暗中感受你的手的抚摸，聆听你的声音（啊，娜拉！我再也听不到那种音乐，因为我再也不敢相信），就在我常常与你幽会的同时，“每隔一天晚上”你都在博物馆外面与我的一个朋友约会，你陪他散步，沿着同样的街道，顺着那条运河，经过那幢“里面有楼梯的房子”，

一直走到多德尔河岸。你倚他而立：他用胳膊搂着你，你仰起脸来亲吻他。你们俩在一起还有什么别的动作？而在第二天晚上你又与我约会！

这件事就是在一小时之前我听他亲口所言。我的双眼浸满了泪水，伤心和羞愧的泪水。我的心充满了痛苦与绝望。我眼前一片空白，唯有你那时仰脸亲吻他人的情景。啊，娜拉，可怜可怜我现在的不幸吧。我将哭泣数日。我对我所钟爱的脸庞的信任已经破灭。啊，娜拉，娜拉，可怜可怜我这份惨遭不幸的爱吧。我无法用亲昵的称呼呼唤你，因为今晚我已得知我唯一信任的人竟然对我不忠。

啊娜拉！我们俩之间的一切就要了结了吗？

给我写信吧，娜拉，为了我这份已经死去的爱。我正受着记忆的折磨。

给我写信吧，娜拉，我只爱你一个人；而你使我对你的信任遭受破灭。

啊，娜拉，我真不幸。我正在为我这份可怜不幸的爱而哭泣。

给我写信吧，娜拉。

吉姆¹⁸

1909年8月6日

当天夜里他几乎没有入睡，次日凌晨，他又以同样的绝望情绪给她写信。

封特诺伊街44号

现在是早晨六点半，我正在寒冷之中给你写信。几乎整夜未眠。

乔治是我的儿子吗？在苏黎世我与你初次同房是在 10 月 11 日，而他生于 7 月 27 日。也就是说九个月零十六天。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几乎没什么血。你在跟我之前被别人睡过吗？你跟我说过，你在家饭店的时候，有个名叫霍洛汉的绅士（当然，他定期做复活节功课，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想要用一种他们称为“French letter”〔避孕套〕的东西睡你。他睡过你吗？要么你只让他用手抚弄你或摸你？

告诉我。你在多德河附近的地里（我不在场的那些夜晚）和另外那个人（我的一个“朋友”）在一起，你们接吻时是不是躺下了？你是不是把手放在他身上，就像在黑暗中放在我身上那样？是不是跟他说过你跟我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什么，亲爱的？”有一天我在都柏林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只有那几个字在耳边回响，我一遍又一遍自言自语地重复那几个字，并且停下脚步认真回味我的情人的声音。

现在，我的爱会有什么结果？我怎样才能驱除那张将会出现在你我嘴唇之间的脸庞？每隔一天的夜晚，沿着相同的街道！

我是个傻瓜。我以为你始终只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我一个人，而你却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分享。在都柏林此地谣言流传，说我捡食了别人的残羹剩饭。看到我带着“我的”儿子招摇过市，他们也许会大笑不止。

啊，娜拉！娜拉！娜拉！我现在正和我所钟情的姑娘说话，她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她悠然来到我的面前，并轻而易举地把我拥入她的怀中，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①

① 在《流亡者》(Exiles, 614/430) 中，蓓莎(Bertha)谈到她丈夫时说：“我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斯坦尼寄的钱一到，我就动身返回的里雅斯特，然后我们就能做下一步的最好的安排。

啊，娜拉，我还有幸福的希望吗？要么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这里的人说我得了肺痨。^① 如果我能忘掉我的书和我的孩子，忘掉我所钟情的姑娘对我不诚实这件事，只记住她当年作为我这个男孩眼中的情人的形象，我在结束生命的时候就会心满意足。我感到自己多么苍老、多么悲惨哪！

吉 姆¹⁹

1909 年 8 月 7 日

那天一整天，他惶恐不安地在都柏林游荡，8月8日早上，他给斯坦尼斯劳斯写信，不做任何解释，只说他在都柏林的事情已经结束；然后不那么俨然地说，只要盘缠钱一到，他就动身。但是他再也无法保守这个秘密。那天下午，他又去埃克尔斯街7号找朋友伯恩，他曾经完全信任伯恩的友善和谨慎。伯恩从未辜负过他的信任，现在乔伊斯又向他吐露了心中的痛苦。乔伊斯一边讲述科斯格雷夫的故事，一边“哭泣、呻吟并软弱无力地做手势”。伯恩后来写道，他从未“见到过比他更心慌意乱的人”。²⁰乔伊斯讲完之后，伯恩，这位揭露阴谋的高手，做出了毫不犹豫的判断。科斯格雷夫的夸耀之词是“无耻的谎言”。²¹那很可能是科斯格雷夫和戈加蒂合谋破坏乔伊斯的生活的第二步，他说，戈加蒂的哄骗的企图未能得逞，他们就决定试一试诽谤的伎俩。伯恩的解释是再合适没有了：只要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尤其是只要有戈加蒂以某种方

① 根源在于戈加蒂的逗弄。

式牵扯在内，乔伊斯就能相信娜拉是无辜的。乔伊斯开始为自己感到羞愧，并对伯恩表示感激，因为伯恩信任娜拉、不信任科斯格雷夫的态度比他自己歇斯底里的自怜行为要恰当得多。

现在该是悔悟的时候了。乔伊斯的来信使娜拉感到苦恼与无奈。一连几天她都没有写一个字，后来终于给丈夫寄去一封既可怜而同时却又有种奇特的尊严的信：^①对于他交往过的这个愚昧无知的姑娘，他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现在应该与她分道扬镳了。与此同时，她心烦意乱，把她收到的信拿给斯坦尼斯劳斯看，并在他那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安慰与支持。1904年的一天夜里，斯坦尼斯劳斯曾在一家酒店里看到科斯格雷夫愁眉不展，于是就问他遇到了什么麻烦。科斯格雷夫要他发誓保密，然后说，他一直想在乔伊斯与娜拉之间“插上一脚”，可是刚才遭到了拒绝。几年来，斯坦尼斯劳斯曾经向乔伊斯默默暗示科斯格雷夫也是背叛他的人之一，可是为了信守誓言而从未明说。现在他觉得应该写信把真相告诉他，于是他就以他那直截了当、明确无误的语气写了一封信。^②科斯格雷夫羞辱地遭到娜拉拒绝的消息帮乔伊斯挽回了自尊。^③

不过，在收到这些信件之前，伯恩的劝告就已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乔伊斯继续处理自己在都柏林的事务。8月17日，他告诉斯坦尼斯劳斯，他与霍恩、罗伯茨的会谈取得了成功；他们同意出版《都柏林人》，其条件比当年格兰特·理查兹开始提出、后又取消的条件还优惠一些。8月19

① 原信已失落，但根据乔伊斯的一封言及此信的信，可以整理出部分内容。²²

② 不久之后，他就在笔记中对科斯格雷夫的性格做出了描述性的概括，其中泄愤多于写实：“他那细长呆滞的头颅顶着帽子，活像一条颈部皮褶膨胀如冠的爬虫；两只眼睛也表现出了爬虫的神态，不过有一点像人：那是一个充满痛苦、饱含怨恨、已经衰老萎缩的心灵的小小窗户。”²⁴

日，他在合同上签了字。²⁵他的另一件事是到国立大学申请一个教意大利语的教授职位。因此他需要《小晚报》和人民大学出具确认他的意大利语水平的证明信，早在8月10日，当时有关娜拉的忠实的问题还未解决，他就写信给斯坦尼斯劳斯，叫斯坦尼斯劳斯替他搞这些证明材料。他的朋友凯特尔答应利用自己国会议员的影响为他帮忙，但经过了解，教意大利语的职位只是一个教授商务意大利语的讲师的职位，年薪100镑，晚间授课；于是乔伊斯决定改为申请意大利语主考人的职位，²⁶他在的里雅斯特就可以履行这个主考人的职责。他还积极努力地争取将《骑马下海的人》译成意大利文后的演出权，不过没有与辛格遗产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

娜拉对他保持沉默，他也深感自己言行失当，因而他对她的爱变得更加强烈了。8月19日，他又给她写信：

都柏林

封特诺伊街44号

我的亲爱的你没有写信我极为不安。你病了吗？

我把此事跟我的老友伯恩讲了，他为你作了极好的辩护，并且说那完全是“无耻的谎言”。

我真是个无用的家伙！不过从此以后，我将不辜负你的爱，最亲爱的。

我今天给你寄去三大包带壳的可可。^①收到后告诉我。

我妹妹“芭蒂”明天动身。

① 乔伊斯相信他妻子应该喝可可，以便增加体重并保持“可可的外形”（“co-coa contours”）（*Finnegans Wake*, 538）。

今天我在《都柏林人》的出版合同上签了字。

我没有给斯坦尼写信，请代我向他致歉。

我的亲爱而高贵的娜拉，我请求你原谅我那不值一提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合谋使我发了疯，亲爱的。我们将挫败他们那怯懦的阴谋，亲爱的。原谅我吧，我的心上人，好吗？

就对我说一个字吧，我的至爱，一个否认的字就行，啊！我将欣喜若狂！

你现在身体好吗，我的亲爱的？你不会烦恼，对吧？别看我写的那些令人讨厌的信。当时盛怒之下我失去了理智。

我现在必须一直走到邮政总局去邮寄这封信，因为此处邮件已经发走了：现在已过午夜一点。

晚安，“我的宝贝！”

任何男人，我想，都不值得女人去爱。

我的亲爱的，原谅我吧。我爱你，所以一想到你和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就如此疯狂。

娜拉亲爱的，我谦卑地向你道歉。再次拥抱我吧。让我成为值得你爱的人吧。

我迟早会成功，到时你就会在我的身旁。

晚安，“我的至爱”“我的宝贝”。全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敞开。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们的爱也会更加甜蜜。

让我吻你的嘴唇，我的爱人。

“我的吻能给你的心
送去平和与安宁。

啊！你这不安的心